

人民文学出版社

xunzhaoxiwangdeyanyu

寻找“希望的言语”

宗仁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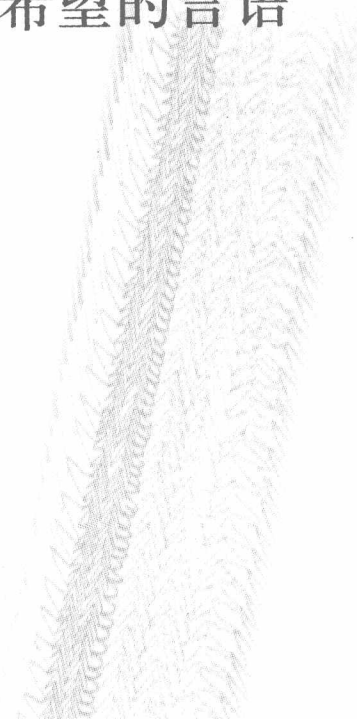
LOVE AND DEATH IN THE CITY OF ANGELS

寻找“希望的言语”

——致王康

宗仁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寻找“希望的言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希望的言语”/宗仁发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7272-9

I. 寻… II. 宗…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 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3119 号

责任编辑:包兰英

责任印制:周小滨

寻找“希望的言语”

宗仁发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80×116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5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272-9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 001 要把岁月的侮辱改造成一曲音乐、一声细语和一个象征
- 008 回眸 2006 的中国诗歌
- 019 新世纪诗歌的疑与惑
- 032 我看 2004 的中国诗歌
- 038 从显现中所看到的
- 043 平静中的孕育
- 048 站在读者的立场上

- 051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状况
- 055 谈“民族文化派小说”
- 060 作家与地域
- 064 短篇、长篇与大师
- 066 寻找“希望的言语”
- 071 作家与地理
- 073 昔日黄钟大吕，如今悄声细语
- 076 吉林：诗歌的星辰依然闪烁

- 078 桃花依旧笑春风

- 081 铁凝带着《无雨之城》走进市场
- 086 永恒的母题：人性的崇高与卑劣
- 094 追求有趣的小说
- 098 蕴藏在琴韵舞姿中的残酷
- 102 《高跟鞋》：对准穴位的一次点击
- 106 读潘军小说札记
- 111 关于述平的 ABCD
- 119 述平小说：迷惑与叩问
- 127 刘庆小说的存在与可能
- 132 文本的开放与意义的清洁
- 136 眺望人类生活的灰色图景
- 141 洞听青春悲凉的叹声
- 146 《历史碎影》：一种最极端、责任最重大的尝试
- 153 仿佛听见了辘轳的响声
- 158 使那些变得幽暗的角色焕发光芒
- 164 大地与人类隐秘的颤抖
- 168 悬置的窘困
- 173 平淡中出新意

- 176 自卑·抗争·忏悔
- 178 平实：当代小说的一种新趋向
- 182 朋友与诗
- 185 技术性写作的两个案例
- 188 真实的报告 艺术的创造
- 192 心灵的丰富与孤独
- 195 散文形式的自觉

- 198 2004年6月文学阅读札记
- 203 2004年7月文学双月刊阅读札记
- 210 2004年8月文学阅读札记
- 218 2004年9月文学阅读札记
- 226 2004年10月文学阅读札记
- 234 2004年12月文学阅读札记
- 238 求疵记
- 244 博客小说与说三道四
- 249 一盘散沙

- 255 公木传略
262 臆说王肯
267 遥远的昌耀
269 曲有源的使命
271 张笑天：凌云健笔意纵横
275 神笔乔迈
278 赵本夫：有限的印象
282 剪贴与拼接——潘军印象
288 金仁顺：认同与拒绝
291 施战军：从兴趣出发
295 闻树国走了
297 文学的痕迹

附录

- 299 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
308 被遮蔽的“七十年代人”

317 索引

要把岁月的侮辱改造成一曲音乐、 一声细语和一个象征

2007年11月21日的夜晚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但它又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就在这个晚上，我和林建法、王小妮、徐敬亚四个人，坐在海南岛通什（现改为五指山市）一家宾馆的露台上看星星，看了几个小时。这是我二十年来，也许是三十年来第一次仰望星空。回顾漫长的岁月里，有时间工作，有时间聊天，有时间喝酒，有时间打牌……可什么时候想起过仰望星空呢？我们所追逐的生活是完全没有诗意的生活，是被异化了的生活，一天又一天，可又有几人真正警醒的呢？近十年里，许多人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拥有了大房子，拥有了好汽车，但我们的灵魂怎样，又有多少人好好看护过呢？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其精神状况的糟糕和十九世纪歌德当时的预感颇有相似之处，歌德认为：“人类将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机灵，但是并不变得更好、更幸福和更强壮有力。我预见会有这样一天，上帝不再喜欢他的造物，他将不得不再一次毁掉这个世界，让一切从头开始。”^{〔1〕}

诗人的经验中往往会包含着对现实的荒诞性的发现和批判，这是人类赋予诗人的天经地义的职责。席勒对诗人和作家的角色曾有过很好的解释，他说：“在肉体的意义上，我们应该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公民（在这种事情上其实我们没有选择），但是在精神的意义上，哲学家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特权与责任，恰是摆脱特定民族及特定时代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切时代的同代人。”^{〔2〕}正是这种要做一切时代的同代人的意识渗透在诗人的锐利目光中，翟永明在《洋楼盘的广告词》中将身边铺天盖地的洋楼盘的广告串联起来，仅仅作为一种顺手的集中，就让人看到了我们的物质生活的构筑里精神内核的空虚和浅薄。黄金明在《最大的傀儡，最小的奴隶》一诗中，有这样一句力透纸背的话：思想的奴隶跟物质的奴隶同样可耻。居住地的更新意味着家园的转换，可这种转换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迷失方向的转换，也是一种无根的转换。楼盘的广告词与其说是在诱导，还不如说是人们潜在的低端的愿望的表达。正是在所谓日新月异的巨变中，邵筐通过《一座摩天大厦主要由什么构成》切入到欲望的疯狂滋生出的怪物剖面之中，让生活现象像一出荒诞剧般上演。“一座摩天大厦就像，来自远古的巨神／被疯狂的人类施了魔法／／它所承受得比钢筋、水泥还重的／还有贪婪和无耻，我们无休止的疯狂、挤压”。城市的种种病毒不光是在城市内繁衍，它们还会通过城乡的流动和融合，延伸到广大的乡村。陈衍强的《打工妹回乡》在一连串带有细节的叙述中，呈现了这一令人忧心忡忡的景观。回乡的打工妹是如此这般，仍留在城里的乡下人不过是“浮躁不安的内心／一时无处安放”，“在这个下午的影子／它似乎比我本身／更加真实”（张守刚《真实的影子》）。人类可怕的

脚步并未就此停歇，它还要践踏到生态自然领域，“东
海子无水 / 西海子，也无水 / 麻雀去了新疆 / 我的乡
亲还留在那里，顺着葫芦河向下 / 那些高高挂起的求
雨幡 / 像一条条受伤的舌头 / 在七月无力地招展”（谢
瑞《虚无的寄托》）。这是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一个真
实的局部，也是整体的一个缩影和象征。

在与时代问题对峙的过程中，诗人的内心无疑在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一种强大
的精神支撑，是无法持久坚守的。找寻某种依赖感，建
立起灵魂的框架，其必要性显而易见。那么到哪里去
寻找这样难得的资源呢？马克思告诉我们，宗教是这个
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按照宗教
思想家蒂里希的说法，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但对于
当下的中国诗人而言，过多地谈论宗教和诗歌关系的
话题似乎是奢侈的，我们只能在更原始的意义上加以
讨论。费尔巴哈说：“如果我们把宗教认为只不过是
依赖感，只不过是人的感觉或意识：觉得人若没有一个
异于人的东西可依赖，就不会存在，并且不可能存在，
觉得他的存在不是由于他自己，那么，这句话倒完全
是真的。这一个意义之下的宗教，对于人的关系，很
像光对于眼，空气对于肺，食品对于胃那样密切。宗
教乃是对于我之所以为我的思量和承认。”^[3]由此看
来诗人的目光试图盯住宗教精神也是顺其自然的情形。
张子选在《恰逢其时》中描摹的心灵问题解决依赖于
宗教意识的借助是颇具代表性的。

在拉萨大昭寺门前广场上
那晒黑朝圣者面容也晒暖了六字真言的阳光
啊
也一定能翻晒到一个人的灵魂

——适逢一朵白云飘过密宗僧舍屋顶上空
我正试图将生死暂放一旁
努力把灵魂这块玻璃擦拭得跟世上最洁净的
事物大致相同

在藏北羌塘海拔四千五百米高处
那吹翻众草也吹弯了羚羊犄角的风啊
也一定能吹进一个人的内心
——适逢那曲河上渡过一阵经幡猎猎临风高
蹈之声
我正准备先将自身忽略不计
而是把内心这只负重太多的箱子尽量摆放得
更加平稳

诗人并不是身在宗教之中，在皈依的状态里完成这一洗礼的过程，而是“恰逢其时”地与宗教氛围巧遇，并抓住这个时机对灵魂进行擦拭，对内心加以整理。能够从现实中抽身，哪怕仅仅是短暂的瞬间，让心灵获得一次呵护保养的机会，这对于身陷世俗里疲于奔命的人们说来甚为可贵。大解的《忏悔录》将这样的祈望表达得更为直接，“而现在 我必须回头／把命里的杂质剔除来／用刀子 剜出有毒的血肉”，“一点一滴地清洗自己／直到土地接纳了我的身体／而天空展开星座 接纳我的灵魂”。无须再加以解释，谁都看得明白，这样的检讨及追问是对着精神世界进行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某种虚无的降临要远远胜于诸多现实的塞满。也正是在这种心灵空间的腾挪过程中，人才可能走向超越。“信仰使我确信 身体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 他已超越了悲欢／正引领着我的生活”。当然，灵魂的洗礼并非那么容易进行，还需

要受洗者“在深沉的黑暗里／含着耐心、隐忍和光／穿越边疆”（叶舟《暮色隐忍》）。还可能“为了救赎，我必须病得更深”（谷禾《最终发出的信》）。诗人们这样的一些倾向也许就应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便是对神性尺度的采纳，为了人的栖居而对神性尺度的采纳。

现代生活的基本事实是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确定和骚动不安。这就为人们把握自身以及把握与他人的关系带来了无以穷尽的麻烦。诗歌总是会像嗅到鲜花香气的蜜蜂一样，在人的情感波动区里寻找到那些幻想、那些迷茫、那些悲伤、那些绝望。尤其是女性诗歌在自我体验更为原本、更为复杂的过程中，会不断刷新爱情这一古老而永恒的主题。在对爱情的抽象化表达里，李见心以一首《说出的就不是爱情》既对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予以了诠释，也给现实中的爱情判了极刑。“我爱的人／活在我的爱中”，“不沾一丝人的指纹和嘴唇”。爱情在此如果说能看得见，那它就是一枚蝴蝶的化石，但谁也说不出它的来龙去脉。爱情存在于爱情的悖论中。比之这种理性的宏观的极端态度，路也则通过一张《妇科B超报告单》，从微观的层面对女性的“关键部位”进行了“历史”和“地理”的考察分析，将之认定为“n次恋爱的废墟，仿佛圆明园”，“它本是房屋一幢故园一座，却时常感到无家可归”。由女性的生理器官切入，从叙述转换成描写，最后推进到抒情，呈现的基调还是悲观的，笼罩在记忆的阴影中的。年轻诗人杜绿绿在时间的隧道里发挥想象，透过身体的衰老质疑爱情的短暂和脆弱。一个老了的女人既从爱情的焦灼和紧张中获得了解脱，同时也转入了无边的惆怅和失落。“这个时候，我会想，终于自由了／当我老了，谁来爱我／有人再也不想不起我的样子／有人想起我／必然若有所失”（《爱我

的人》)。时间消解了爱情的记忆，时间平复了曾经的波飞浪涌。尹丽川的《情人》以一贯的犀利把情人关系的残酷十分彻底地揭示出来：“这时候，我们再怎样／都是在模仿，从前的我们／屋里很热，你都出汗了／我们很用劲儿。比从前更用劲儿／除了老，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这么快／我们就成了这个样子”。作者仿佛置身于人的情景之外，而愈加显现出这是“在绝望与羞耻做爱”（宇向《不再去的地方》），是无意义的机械运动。在这些写爱情的诗中，人的身体徒具躯壳，情感业已干涸，任何挽救都可能无济于事。如此这般的发现，不可能不导致女性的心理恐惧，她们一只脚迈出了欲望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仍只能站牢在理性的卫兵身后。曼杰利什塔姆说过：“一想到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有情节、有英雄的故事，而是一个由忧伤、由玻璃制品、由不停息的到处蔓延的狂热的嘈杂声以及由彼得堡流感引发的谰妄呓语所构成的传说，就让人毛骨悚然。”^[4]当我们看到女性诗歌所赋予情感生活灰暗冷漠的色调时，也会下意识地倒吸一口凉气，再加上唏嘘慨叹。

在一个缺乏诗意的精神贫困的时代里，文学还能否重新介入人类的心灵世界，起到博尔赫斯在《诗艺》中写到的：“要把岁月的侮辱改造成／一曲音乐、一声细语和一个象征”的作用，这是衡量文学状况的重要尺度。海德格尔对于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玄妙的说法，他说：“艺术家和作品相比已无足轻重，他差不多像条过道，在创造过程中为了艺术品的诞生而牺牲了自己。”^[5]针对评论者对诗歌的解释，他同样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也许任何对这些诗歌的阐释都脱不了是一场钟上的降雪。”^[6]而且他还进一步告诫说：“为诗意创作物的缘故，对诗歌的阐释必然力求使自身成

为多余的。任何解释最后的，但也是最艰难的一步乃在于：随着对它的阐释而在诗歌的纯粹显露面前销声匿迹。”^[7]这两条法则对写作者和评论者说来都是极致的追求，也是可望不可即的境界。

2007年11月26日

注释：

- [1]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9页。
- [2]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2页。
- [3] [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第1版，第2页。
- [4] [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第1版，第223—224页。
- [5]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3月第2版，第80页。
- [6]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第244页。
- [7]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第244页。

回眸 2006 的中国诗歌

每一次当我把诗歌和一个年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内在的抵触情绪渐渐滋生。我知道它是担心这种行为就像是在一条江河上拦腰筑坝，不管你的动机里包含什么，这样总会使那波涛汹涌或缓缓流动的水变成一潭静止。然而，年度必须是我现在这项工作的前提，我只好放弃与年度的龃龉，心平气和地回到现场。好在尽管水的表面形态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或许依然如故，我也不必过于杞人忧天。

既然说到了江河，也不能不说说天气，风雨雷电、大雪大雾、冰雹、沙尘暴等等。用个学术点的说法就是背景。我知道把诗歌的宏观状况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看待，需要找到充分实在的依据，需要进行一番因果论证。我先不管这些清规戒律，跟着感觉走哪算哪。比如赵丽华事件，也许有人一看见这几个字就会反胃，可有什么办法呢？2006年就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事件的来龙去脉无须在此复述，关于事件的分析评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趣的是谁能想到在有人说文学边缘化，有人宣布文学死了的声音中，

诗歌以这样一种方式吸引了公众的眼球。这个案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传媒创造奇迹的功能，而这种奇迹已异化为与诗歌无关的喧嚣，诗人们的参与有意无意中都成为反方向的推波助澜。这场闹剧除了留下令人不屑的嘲笑的把柄之外，诗歌真的就别无所获吗？年内在诗人内部关于“新批判现实主义”和“小文人诗歌”的争论，其起因有些人为色彩，争论的问题实际上还是老话题，不过有趣的是主张诗歌“应该直面时代”，认为“小文人诗歌”属集体自杀的是谭克修、沈浩波等人。持不同态度的朵渔的观点似乎更经得住推敲。这一年还有人在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比如我曾亲历的澳门“首届中国诗人和葡语国家诗人对话会”，虽然这种对话是十分困难的，沟通是有限的，但还是会带给诗人们一个更宽广的思索空间，用一句葡萄牙诗人贾梅士的诗句描述的话是“地尽于此，海始于斯”。对这类沟通艾略特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就表示了肯定，他认为“在语言造成隔阂的同时，诗本身能给我们以一种克服隔阂的力量。一个人能够欣赏别种语言写成的诗，也就能和使用那种语言的人们沟通”。又比如由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中国诗歌学术论坛，年内有西北和东北两个地方举办了关于“诗歌与人”的专题讨论。由于参加者的成分复杂，讨论只能在可以通分的层面上进行。有益的是这种活动体现出诗人们完全可以摆脱一些无谓的纷争，在彼此尊重的情况下倾听或表达。再比如2006年还发生了有关诗歌朗诵的争论，这场争论尽管也有媒体介入，但因话题实在难以引起大众的兴趣，而仍局限在诗歌界少数人之间。朗诵追溯起来更是古老的问题，从古罗马、古希腊一直延续到朗诵的黄金时代十九世纪，乃至今天。简而言之，朗诵活动的目的不过是有这样两个，一是为了获